

徐 洄 溪 醫 案 目 錄

中風	一	痰	六	胎中毒火	五
惡風	五	痰喘	三	子利	三
周痺	六	痰喘亡陰	三	試胎	三
癰	七	飲癖	四	產後風熱	三
傷寒	七	翻胃	五	產後血癥	四
別足傷寒	八	呃	七	產後腸癰	五
外感停食	九	癰	六	惡痘	五
時證	九	水腫	六	流注	七
遊魂	二	消	四	腸癰	六
失魂	三	蟲痛	四	腿癰	六
祟病	四	怔忡	四	臂疽	六
瘟疫	六	亢陽	四	項疽	六
暑	七	吐血	四	對口	六
暑邪熱呃	三	瘀留經絡	四	發背	六
瘧	四	腸紅	四	對心發	六
痢	四	血痢	四	肺癰	六
瘡痢	六	崩	四	乳癰	六
畏寒	七	瘀血衝厥	五	下疳	六
畏風	七				

徐 洄 溪 醫 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海昌王士維疏英評注
黟山李鴻慶圈點

中 風

葑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禁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貲。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致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爲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敍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謂公

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宜撙節爲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痰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惡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諍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預。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溼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溼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六十三歲而卒。誰謂

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怒。於是諂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昇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爲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衆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尙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

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嚥下。小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能世皆然也。

雜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

熱甚。乃以水灑地。設簟臥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臥水簟而用扇也。暨見一漣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脫證治法。不可誤施于閉證也。

惡風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饑耳。余啓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爲惡風所吹。公會受惡風否。曰。無之。旣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

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啓戶曰：眞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觸。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雄按：皮膚頑癢。非外治不爲功。此因其堅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遍身疼痛。四肢難挽。日夕叫號。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歷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營衛臟腑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攻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薰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

服風藥不驗。卽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卽不死亦爲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哉。
維按。風藥耗營液。溫補實隧絡。皆能助邪益痛。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痲

新郭沈父高。續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謇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痲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爲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維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虛。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稟陽盛。過淡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絡。多患類中。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徐氏謂宜於溫補者不多見。洵閱歷之言也。

傷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辨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即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爲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別足傷寒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脛紅腫大痛。氣逆沖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別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托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

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爲癰腫。上爲發頤。中爲肺癰。肝癰。痞積。下爲腸癰。便毒。外則散爲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爲痿痺拘攣。注於足脛。則爲臍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外感停食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吐曰。此等臭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衆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煎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卽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全服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臥書室中木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

堂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爲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爲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時證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爲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而安。諸人以爲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

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雄按、韓堯年年甫踰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偶患血溢。廣服六味等藥。初夏患身熱痞脹。醫投瀉心陷胸等藥。遂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溲不行。煩熱益甚。湯飲不能下嚥。譫語唇焦。改用承氣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燥。脈滑數。而按之虛栗。不過溼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枳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黃芩、用蘆根湯煎。一劑譫語止。小溲行。二劑旁流止。胸漸舒。三劑可進稀糜。六劑腹脹皆舒。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旬日得解燥矣而愈。諸人亦以爲神奇。其實不過按證設法耳。

又按、今夏衣賈戴七患暑溼。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飢。家人謂其積勞多虛。遽以補食啖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送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府。府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葦莖湯去薏苡加萸仁、枳實、梔子、葶子、黃芩、桔梗煎調元明粉。外用葱白杵爛和蜜塗之。小溲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遊 魂

郡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脈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虔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擡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爲父親衝散。今早魂臥被上。又爲母親疊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猪心尖、辰砂、絳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醒之。熟寐卽神合。果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失魂

平湖張振西。壁鄰失火受驚。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昏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接。余曰。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劑。以煎方祛邪。以丸散安神。乃可漸復。時正

歲除。酌與半月之藥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間。問前所爲。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若來謝。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腦後起一瘰。微痛。余視之。驚曰。此玉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乏藥。急同之歸。外提內托。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驚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大如斗。唇厚寸餘。目止細縫。自頂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憤。毒未攻心。尙可施救。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護心藥灌之。毋令毒氣攻內。乃用煎劑。從內托出。外用頓堅消腫解毒提膿之藥。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餘。至晚腫漸消皮皺。明日口舌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痂。其弟聞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鮮能治之也。

揚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火炎。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倫。神不清爽。余曰。此似崇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

婦晨起入候。見牀上一女。盛妝危坐。以爲夫人也。諦視則無有。因以告夫人。曰。此女常臥我牀內。以此不能成寐。而煩渴欲飲耳。服余藥未甚效。一夕夜將半。病者大呼曰。速請三舅爺來。切不可啓門。啓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爺者。卽其弟唐君悔生也。臥室遼隔。呼之不能聞。女僕私啓門邀之。魂卽隨出。徧歷廳堂廊廡。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趨至。魂堅執其辭。仍返房。見己身臥床上。唐君撫之。魂遂歸附於身。問所寓目皆不爽。細攷所見之女。乃運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之時。囑其父母。謂吳郎必顯貴。我死。須懇其血食我。而葬我於祖墓。運臺服官後。未暇辨。故爲崇。運臺謂余曰。君言有爲崇者。效果驗。真神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公當迎柩厝墓立位而祀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永除矣。

崇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

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卽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隨衆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煎藥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我患心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裏牀。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後若來。汝卽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同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入分書爲一時冠。家貧不得志。遂得奇疾。日夜有人罵之。聞聲而不見其形。其罵語惡毒不堪。遂惱恨終日。不寢不食。多方曉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李曰。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曰。此卽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曰。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李變色泣下曰。他人勸我猶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甚矣。昨日在間壁罵我一日。卽世叔也。何今日反來面諛耶。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日。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歎而已。卒以憂死。

瘟疫

雍正十年。崑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崑。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症。身熱神昏。悶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烈。如鮮薑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

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暈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始至岷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爲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爲他醫所誤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溼得病。溼甚之極。必兼燥化。內經言之甚明。况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溼之方。而以治瘟邪燥火之證耶。

雄按風溼之邪。一經化熱。卽宜清解。溫升之藥。咸在禁例。喻氏論疫。主以解毒避矣。而獨表彰敗毒散一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羣集升散之品。凡溫邪燥火之證。犯之卽死。用者審之。

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

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曰。此卽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卽斷。盍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尙溫。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卽死也。爲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卻。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側。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齒際不開。已辨後事矣。居停之僕。憊優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啓其齒。咬等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嫗坐窗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夜黃昏卽能言。更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通靈之藥。不能卽令通達。徒以煎劑灌之。卽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蘆墟近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之症。將

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人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雄按。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故張初吟先生以爲再飲之湯。當是白虎湯。今原案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袁氏遂下一湯字。致啓後人之疑。序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脈微肢冷。面赤氣短。醫者仍作

熱症治。余曰。此卽刻亡陽矣。急進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乃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溫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篤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症。誤用卽死。死者甚多。傷心慘目。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維按。香潤二字。最宜切記。

閩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症。服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薰燥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擡歸以待斃。余曰。此症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尙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日赤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

歸家調養而痊

雖按此證已津液受燥。舌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常熟席湘北。患暑熱症。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昏沉。聚諸汗藥。終無點汗。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溼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卽以去溼。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卽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慨也。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尙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床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

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閩門龔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瞽亂昏迷。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方。親戚滿座。謂大暑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衆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郡中友人蔣奔蘭。氣體壯健。暑月於親戚家祝壽。喫湯餅過多。回至閨門。又觸臭穢。痧暑夾食。身熱悶亂。延醫治之。告以故。勉用輕藥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愈。明日復診曰。服清理而不愈。則必虛矣。即用參附。是夕煩躁發昏。四肢厥冷。復延名醫治之曰。此虛極矣。更重用參附。明日熱冒昏厥而斃。余往唁之。傷心慘目。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作慎疾芻言。刻印萬冊。廣送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

雄按、慎疾芻言。今罕流傳。海豐張柳吟先生加以按語。改題曰醫砭。欲以砭庸流之陋習也。余已刊入叢書。

暑邪熱呃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醫者以爲壞症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呃益甚。余曰。此熱呃也。呃在上焦。令食西瓜。羣醫大譁。病者聞余言。卽欲食。食之呃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有戚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呃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呃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呃逆本有二因。由於虛寒。逆從臍下而起。其根在腎。爲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爲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呃逆者。俱爲絕症。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熱物。冷熱相爭。亦可呃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瘧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參三錢。偕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啓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卽暈。倦臥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症。不但誤治必死。卽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痢

崇明施姓。遷居郡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病。晝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

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對曰。用得好藥。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治病者曰。視汝脈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刺益深。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口乾如出火。欲啖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嗽口。奪瓮中水飲其半。號呼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而醫家病家。視爲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悉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爲撫其腹。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

破有聲。暴下五包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囊成癖。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瘧痢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發。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爲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症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

漸達。乃爲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省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畏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爲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觔。而寒愈劇。初冬卽四面環火。綿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曰。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於外。用乾根數兩。煎清涼疎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當服養陰之品。而身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旣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瘡。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於內。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爲陽虛而死也。

畏風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營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榻皆重布遮蔽。又張帷於牀前。煖帳之外。周以擅單。診其脈微輒無陽。余曰。先爲樂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閣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啓窗戶。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

雄按。論證論治。可與戴人頷頷。

痰

嘉興朱宗周。以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以溫補治之。胸膈否塞。而陽道痿。羣醫謂脾腎兩虧。將恐無治。就余於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

旺。陽升而不降。諸竅皆閉。笑謂之曰。此爲肝腎雙實症。先用清潤之品。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痰開胃之藥。滌其中宮。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卽通。五月以後。妾卽懷孕。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膏丸爲常饌。一或間斷。則火旺隨發。委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維接。今秋潘庫吏孫位申。積勞善怒。陡然自汗。微寒。喉疼。欬逆。嘔吐苦水。延余診之。脈弦數。面赤。身熱。黃不渴。溲亦便難。以二陳去甘草。加沙參。竹茹。枇杷葉。黃連。黃仁。爲養陰清火膏丸。服之。服後。汗止。嘔吐苦水。卽能安臥。余恐不可服此涼藥。余曰。此陽氣上升。爲痰所阻。而不能下降耳。一服逆平。痛定。嘔泄汗止。卽能安臥。原方加人參。旬日陽事卽通。諸恙悉去。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虛而兼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昏身重。醫者以爲純虛之證。惟事峻補。每日用人參三錢。痰火愈結。身強如尸。舉家以爲萬無生理。余人視時。俱環而泣。余診

畢。又按其體。徧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曰。諸人之泣。以其將死耶。試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聞之。頗不信。曰。如果能起。現今喫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千金爲壽。余曰。此可動他人。余無此例也。各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未藥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爲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曰。君服人參千金而幾死。服余未藥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舅在旁曰。必當償先生。明示幾何。余曰。增病之藥值千金。去病之藥自宜倍之。病者有驚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八文錢買菡子爲末耳。尙有服墮者。羣取視之。果菡子也。相與大笑。其周身結核。皆補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結在膚膜。若入臟則死已久矣。

雜按。今夏劉午亭年六十二歲。久患痰喘自汗。羣醫皆以爲虛。補劑備施。竟無效。徐月巖囑其視余視之。汗如雨下。扇不停揮。睛凸額高。面浮頸大。胸前痞塞。脈滑而長。妻女哀求。慮其暴脫。余曰。將塞死矣。

何脫之云。與導痰湯。加旋覆、海石、澤瀉、白前。一飲而減。七日後額門始平。匝月而愈。繼有顧某年五十。六歲。肥白多痰。因啖蓮子。匝月漸覺不饑。喘逆自汗無眠。以爲慮也。屢補之後。氣逆欲死。速余視之。苦黃瘦赤脈滑不調。以清肺滌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飲善其後。

痰喘

松江王孝賢夫人素有血症。時發時止。發則微嗽。又因感冒。變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龍證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有血證。麻桂等藥可用乎。余曰。急則治標。若更喘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誠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咎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枕。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痰潤肺養陰開胃之方。

以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然能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則謗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關心。卽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哉。

按風寒外束。飲邪內伏。動而爲喘。嗽者不能含小舌。能爲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風寒。設非風寒之邪。麻桂不可擅用。讀者宜有會心也。

痰喘亡陰

蘇州沈母患寒熱痰喘。淹其婿毛君延余診視。先有一名醫在座執筆。沉吟曰。大汗不止。陽將亡矣。奈何。非參附熱地乾薑不可。書方面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脈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毛君曰。急買浮麥。半合。大棗七枚。煮湯飲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頓止。乃爲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亡陽亡陰相似而實不同。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潤。一則脈洪汗熱不粘。手足溫和而舌乾。但亡陰不止。陽從汗出。元氣散脫。

卽爲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方熾不可卽用陽藥宜收斂其陽氣不可不知也。亡陰之藥宜涼。亡陽之藥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斃。標本先後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故動輒相反也。

維按吳韻齋令姊體弱陰虧。歸沈氏後。余久不診。上年聞其久嗽。服大劑滋補而能食肌充。以爲愈矣。今夏延診云。嗽猶不愈。及往視面浮色赤。脈滑不調。舌絳而乾。非肉不飽。曰。此痰火爲患也。不可以音嘶者痛。遂疑爲損怯之未傳。予清肺化痰藥。爲丸嚥化。使其廓清上膈。果膠痰漸吐。各恙乃安。其形復瘦。始予參陰善後。病者云。前進補時。體頗漸豐。而腰間疼脹。略一撫摩。咳即不已。自疑爲痰。而醫者謂爲極虛所致。補益加峻。致釀爲偏體之痰也。

觀察毛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者七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曰。此上實下虛之症。用清肺消痰飲。送下人參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參切塊之法。此則聰明人。以此銜奇耳。後歲餘。病復作。照前方加人參煎入。而喘逆愈甚。後延余視。

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莫非以參和入藥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獲痊。此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不知耳。於是羣相歎服。

雄按：痰喘礙眠，亦有不兼虛者。黃者華年，踰五旬，自去冬因勞患喘，迄今春兩旬不能臥。顧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旬日，迺余視之。脈弦滑，苔滿布，舌邊絳，乃冬溫鬱肺，失於清解耳。予輕清肅化，純治之而痊。至參不入煎，欲其下達，與丸藥喻化，欲其上戀，皆有妙義。用藥者勿以一煎方爲了事也。又有虛不在陰分者。余治方嶠山，今秋患痰喘汗多，醫進清降藥數劑，遂便溏、肢冷、不食、憊眠、氣逆、皖痞、面紅、汗冷。余診之，脈弦栗無神，苔白不渴，乃寒痰上實，腎陽下虛也。以真武湯去生薑加乾薑五味，人參厚朴杏仁，一劑知，二劑已。又治所某體肥白，脈沉弱，痰喘易汗，不渴痰多，啜粥即嘔，以六君去甘草加厚朴杏仁薑汁川連，蓋中虛痰滯也，投之果痊。

飲 癖

洞庭席載岳素竹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脅下所謂飲囊也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蒸藥一料用麵作團放藥在內上薰銅皮以艾火蒸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塊盡消其病永除年至七十七而卒此病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蒸法爲要

雜按今夏江陰沙浦生離升患胸下痞悶腹中聚塊臥則胸間有氣下行至指而惕然驚寢余謂氣鬱飲停治以通降適渠將赴都自慮體弱有醫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劑溫補初若相安旬日後神氣不語目眩不饑使閉不眠寒熱時作復延余診按其心下則澀澀有聲環臍左右塊已盈臍弱赤苔黃脈弦而急幸其家深信有年勞無厚財凡通氣滌飲清絡舒肝之劑調理三月各恙皆瘳

翻胃

嘉興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

下者三日。醫以臍症回絕。其友人來邀診。余曰。此翻胃證。非臍證也。臍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痰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瀉心湯。加減治之。漸能進食。尋復舊。從此遂成知己。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後余便道過其家。謂余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虛。非參附不可。今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月。遣人連夜來迎。卽登舟抵暮。入其寢室。見牀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亭立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血涌斗餘。無藥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於一朝。天下之服藥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雖按服溫補藥而強旺加餐。病家必以爲對證矣。而孰知隱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猶不悟者。目擊甚多。可爲歎息。

婁門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

蟲膈也。積血所成。舉家未信。余處以開膈末藥。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甌。隨吐蟲二十餘枚。長者徑尺。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腸俱空。乃藥人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爲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碗。全然不嘔。更覺寬適。頃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爲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救也。辭不復用藥。不旬日而卒。

呃

邵中陸某。患呃逆。不過偶爾胃中不和。挾痰挾氣。世俗所謂冷呃也。不治自愈。非若病後呃逆。有虛實寒熱之殊。關於生死也。陸乃膏粱之人。從來患此。遂大懼。延醫調治。醫者亦大駭云。此必大虛之體。所以無病見此。卽用人參白朮等藥。痰火凝結。而胃絡塞。呃遂不止。病者自問必死。舉家驚惶。余診視之。不覺狂笑。其昆仲在旁。怪而問故。余曰。不意近日諸名醫。冒昧至此。此非病也。一劑卽愈矣。以瀉心湯加旋覆花枇杷葉。果一劑而呃止。越一月。

呃又發。仍用前日諸醫治之。數日而死。其老僕素相熟。偶遇於他所。問其主人安否。因述其故。余曰。前幾死。我以一劑救之。何以蹈覆轍。曰。衆論紛紛。謂補藥一定不錯。直至臨死時。欲來敦請。已無及矣。嗚呼。豈非命耶。

維按吳雨峯大令年七十一歲今秋患感發熱而兼左脅偏痛舌色乾紫無苔稍呷湯飲小溲卽行不食不便脈洪且數余知其平素津虛脾約氣滯痰凝連予輕肅宣濡之劑熱漸緩脅漸舒而舌色不潤仍不喜飲溲赤便閉呃忒頃來舉家皇皇余曰無恐也使行即止矣踰二日連得暢解脈靜身涼舌色有津呃仍不減人皆謂高年病後之虛呃議用鎮補余曰此氣爲痰阻升降失調得食不舒平時無噎是其徵也授以枳桔湯加薤白、薤白、橘半、柴胡、果一劑知二劑已。

癰

學宮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溺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沖心。卽死。再飲湯藥。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藥塗之。使溺器大腫。隨以消腫之藥解之。一腫一消。

溺管稍寬。再以藥湯洗少腹而擠之。蓄溺涌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木瀆某。小便閉七日。腹脹如鼓。傴僂不能立。沖心在頃刻矣。就余山中
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水藥內服。又煎利水通氣藥。使坐
湯中。令人揉擠之。未幾。溺迸出。漉及揉者之面。溺出斗餘。其所坐木桶幾滿。
腹寬身直。徜徉而去。

片按兩外治法皆妙。

水腫

洞庭席君際飛。形體壯實。喜飲善啖。患水腫病。先從足起。遂及徧身。腰
滿腹脹。服利水之藥稍快。旋即復腫。用鍼針之。水從鍼孔出。則稍寬。鍼眼閉
則復腫。內經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又須調養百日。且服調藥。而此
法失傳。所以十難療一。余所治皆愈而復發。遂至不救。雖因病者不能守法。
亦由醫治法不全耳。惟皮水風水。則一時之驟病。驅風利水。無不立愈。病固

各不同也。

消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升碗。而洩便不異常人。此乃爲火所燦也。先延邵中葉天上。治以烏梅木瓜等藥。斂其胃氣。消證少瘥。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痰凝結。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蟲痛

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甦。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猶直視。脈參錯無常。余曰。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二十餘條。長者徑尺。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窠未去也。復以殺蟲之藥。兼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

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爲寒與食。卽以爲蟲。又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強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爲丁奚。勞怯痞臑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症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蔣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藥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蟲病也。以殺蟲之藥。蟲卽遠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象。余用殺蟲之藥爲末。調如糊。到處敷上。而以熱物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隨逃隨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云。蟲根終未盡。但不甚爲害耳。此真奇疾也。

怔忡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參朮峻補。病益甚。聞聲卽暈。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恙。堅辭不往。不得已。來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徧體敲摩。呼太太無恐。吾儕俱在也。猶驚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藥去其

涎以安神之藥養其血以重墜補精之藥納其氣稍得寢半月餘驚恐全失。開船放炮亦不爲動。船擠喧嚷歡然不厭。蓋心爲火藏腎爲水藏腎氣挾痰以衝心水能剋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則不但互相剋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興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怔忡證。醫者議論不一。遠來就余。余以消痰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之藥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氣體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剋之證。一則心血虛耗。相火不寧。侵犯天君之症。不得混淆也。

亢陽

姻戚殷之晉年近八旬。素有腸紅症。病大發。飲食不進。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賀歲候之。正辦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灶灰石灰作布袋。置陰囊於上。袋溼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瀉腎之品。越三

日。余飲於周氏。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啓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驚喜。同問余曰。何以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曰。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衆以爲戲言。翁曰。君真神人也。我嚮者館穀京師。患亦相似。主人以爲無生理也。遂送我歸。歸旬日卽痊。今妻妾盡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妾。又恥爲苟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悽然淚下。又閱五年而卒。蓋人之氣稟各殊。亢陽之害。與縱慾同。非通於六經之理。與岐黃之奧者。不足與言也。

雄按縱慾固傷陰。而亢陽亦燄陰。知襲瀉腎者。瀉腎火之有餘。而保其不足之水也。

吐血

平望鎮張瑞五。素有血症。歲辛丑。余營葬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往返。因勞悴而大病發。握手泣別。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一日鎮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方。

問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曰今何在。曰卽在館橋之右。卽往候之。精神強健。與昔迥異。因述服瓊玉膏後。血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以此助館穀所不足耳。余遂導以行醫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擇清談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卽無大功。亦不貽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投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爲然。後其道大行。遂成一鎮名家。年至七十餘而卒。瓊玉膏爲治血症第一效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祇用參鬚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黃。治血症舍此無有無弊者。

維按。行醫要訣。盡此數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學者勿以爲淺論也。

洞庭吳倫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向患血症。每發余以清和之藥調之。相安者數年。郡中名醫。有與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此陽虛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辨耶。立溫補

方。加鹿茸二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碗。一身之血盡脫。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奄待斃。急延余治。余曰。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觔。絞汁煎濃。略加人參末。徐徐進之。歷一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唇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膠三七諸養陰之品。調攝月餘。血氣漸復。夫血脫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現種種虛寒之症。亦當氣血兼補。豈有素體陰虛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反用大熱升發之劑。以擾其陽。而燦其陰乎。此乃道德聽淫說之人。聞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嘉興王蔚南。久患血症。左脅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來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唇青。脈微聲啞。氣喘不得臥。危在旦夕。余以阿膠參七等藥。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之品。止其衝逆。復以補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臥。繼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臥。大凡脫

血之後。斷不可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痰滯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氣自復。非補劑入腹。卽變爲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永無生路矣。况更用溫熱重劑。助陽燥陰。而速之死乎。

洞庭張姓。素有血症。是年爲女辦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發。轆張。忽血冒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參湯服之。命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脫盡。急加阿膠參七。少和人參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脫則氣亦脫。用人參以接其氣。氣稍接。卽當用血藥。否則孤陽獨旺。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瘀留經絡

烏鎮莫秀東。患奇病。痛始於背。達於胸脅。晝則飲食如常。暮乃痛發。呼

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資蕩盡。秀東欲自縊。其母曰。汝有子女之累。尙須冀念。不如我死。免聞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醫。余曰。此瘀血留經絡也。因謂余子熾曰。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俱濟人。正可造就己之學問。因留於家。用針灸熨搨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謝不置。余曰。我方欲謝子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技。而後奏功。今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己也。能無感乎。

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症。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掉來招。至則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

不潤。目不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臥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今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臥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症。俱同此。

雖按論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爲發人所未發。

血痢

洞庭葛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爲必無生理。余友姜君錫常次子萼芳。從余學醫於山中。病者卽萼芳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萼芳寄膳余家。朝夕診視。余先用滋補之劑。以養其血脈。復用開胃之藥。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痢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管。遂以填補之品。塞其空竅。痢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碗。至冬病全愈。豐肥強壯。歸至家。親戚俱不相識。認無不歎以爲奇。

崩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貧。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患崩症。服參附諸藥。而病益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清火之劑。而病稍衰。蓋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求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遠去病發必死耳。余爲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其室人。一白頭老嫗出拜。余驚問曰。我卽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

方藥至五十二而崩症絕。今已六十餘。強健逾昔。我壻迎我於此。病者卽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崩症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癸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攝納。橫決爲害。至五十以後。天癸自絕。有不藥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時而仍有此症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溫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旋踵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考其理。而誤殺之耳。

瘀血衝厥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攔輿喊救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耳。其家卽對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脣目忽動。按其心口尙溫。誤傳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余辭之不獲。乃始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隨卽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蓋此乃瘀血衝心。厥而不

返。黑神丸以陳墨爲主。而以消瘀鎮心之藥佐之。爲產後安神定魄去瘀生新之要品。醫者苟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胎中毒火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娠三月。胎氣上逆。舌腫如蛋。色紫黑。粒米不能下。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毒火衝心。舌爲心苗。故毒聚於舌。腫塞滿口。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及解毒輕堅之藥。屢塗其舌。腫漸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毒傷陰。當滋養其血氣耳。乃專服余藥。嚙王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邪人之言。服不經之藥。幾致傷生。可爲戒也。

子利

爛溪潘開於表弟。其夫人懷娠患痢。晝夜百餘次。延余視。余以黃芩湯加減。兼養胎藥飲之。利遂減。飲食得進。而每日尙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曰。此

不必治。名曰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產。恐有變症耳。病家不信。更延他醫。易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藥少許。後生產果甚易。而母氣大衰。虛象自出。適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產後法消息治之。病瘳而利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反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維按。此所謂利。卽是泄瀉。古人名曰利下。非今之痢也。痢疾古名滯下。若胎前久痢不愈。產後其能免乎。

試胎

余往候族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嫗惶遽來曰。無救矣。余駭問故。龍友曰。我姪婦產二日不下。穩婆已回絕矣。問何在。曰。卽在前巷。余曰。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卽同往。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力迸下。余曰。無恐。此試胎也。尙未產。勿強之。扶令安臥。一月後始產。產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哂。作不然之態。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有如此而

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安胎之方。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衆以爲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旺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卽愈。不知而以爲真產。強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產。左脈甚旺。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產後風熱

西濠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瘀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虛寒之說。用乾薑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出而身熱如炭。唇燥舌紫。仍用前藥。余是日偶步田間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曰。生產血枯火熾。又兼風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益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膏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藥。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

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診。余曰。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方。如言而愈。醫者羣以爲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惟服薑桂則必死。

產後血癥

蘇州顧某繼室。產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臑。醫者束手。顧君之兄掌夫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結。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法。用肉桂黃連人參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瘀血。羣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瀉。并相犯之藥。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藥。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驗之。藥本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瘀血升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往。其門首挂榜燒楮。余疑有他故。

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則曰。先生去之夕。病者夢其前夫人怒曰。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虐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今爲某所治。余將爲大蛇以殺汝。卽變爲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懺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癥亡。病狀如一。而醫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蓋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產後腸癰

洞庭某婦。產後小腹痛甚。惡露不止。奄奄垂斃。余診之曰。惡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反劇。更詢其所行之物。又如膿象。余曰。此乃子宮受傷。腐爛成癰也。宜令名手穩婆探之。果然。遂用縣作條。裹入生肌收口之藥。而內服解毒消癰之方。應手而愈。凡產後停癰。每多外證。如此甚多。不可不知也。

惡痘

吳超士家僮。已弱冠。隨超士往戲館觀劇。因寒熱作而先歸。夜半呻吟不絕。至明日往視。則匿於牀下。口稱羣鬼欲殺之。拽出視之。細點如麸。余曰。

此惡痘也。色暗紫。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藥煎湯灌之。三日而痘形出。徧體無毫孔。頭面結聚重疊。始終用滋養氣血之品。不用時下惡藥一味。二十餘日始結痂。焦黑成片。大如手掌。形如缸引。剝去之後。非復本來面目。見者俱不相識。可知痘症之必死者絕少。皆醫以寒涼剋伐之藥誤之也。毛履和之女患痘。醫者曰。此悶痘也。五日而斃。舉家扼腕。適余至。曰。先生亦治痘否。余曰。醫者不肯治之。痘則治。曰。已回絕矣。因入視。徧體大熱。神昏不語。細點如魚子。隱在肉中。余急以升麻羌活湯爲主。而佐以養血透肌藥飲之。三日而痘形顯。前醫羣駭告之以故。則又大笑曰。升麻羌活等藥。豈入痘科。不知升麻湯乃痘症初起之主方。而醫者不知也。繼以養血解毒補氣之品。其結痂也。額如覆釜。身如樹皮。髮連痂脫。三年始生。時醫見此等症。必用大黃石膏。及惡毒之物。虛其裏而增其毒。五日而死之言必驗。病家亦以爲醫者。斷期如神。孰知非其識之高。乃其藥之靈也。嗚呼慘哉。

余同學沈冠雲之女。痘密黑陷而無漿。醫者束手。冠雲告以故。余曰。姑處以補托之法。用地黃歸身黃芪人參等藥。聞者咸笑。一服而漿來。至明日以參貴停服。余曰。精力不充。毒發未盡。未盡必生痘毒。後果臂灣生二毒。復爲治之而安。

余長孫女種痘。點密而色深赤。種痘之醫束手。余用清發之藥。并時含紫雪。赤色稍衰。將就寢。復往視。忽變灰白色而咬牙。余驚曰。症變虛寒矣。此所謂亢害承制也。卽用人參鹿茸等藥托之。至三鼓而瘡色復紅。形漸高起。仍用清火養血之方而漿成。蓋病變無常。頃刻轉易。故凡屬危險之症。醫者當時時消息。不可片刻離也。但不明理之醫。則偏僻固執。又方法絕少。不能肆應不窮耳。

流注

蘇州一小兒。甫九齡。頗聰慧。而患流注。肩背腰脅十餘處。百端醫治無

效。余視之曰。此惟大活絡丹能愈。服至三十餘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補氣血之藥而愈。蓋流注一症。由風寒入膜所致。膜在皮中。旁通四達。初無定處。所以隨處作患。此真脈絡之病。故古人製大活絡丹以治之。其餘煎丸皆非正治。所謂一病有一病之法。藥不對症。總難取效也。

本邑劉近曾夫人。患虛痰流注。色脫脈虛。發無定處。病極危險。非旦夕可奏功。余辭不能治。郡中一醫。以百金包好。因留在家治之。聞余有不能治之說。笑曰。我醫好後。更請徐君質之。當無言可對耳。月餘。劉君之兄元谷招余診。近曾出曰。流注之疾。雖向愈而未收口。託在相好。肯一觀否。余因視之。肩後瘡孔大如錢。內膜乾空。與皮不連。氣促脈微。診畢而出。近曾求方。余笑不答。書危在頃刻四字。劉不信。少頃。內呼劉父子入。已氣絕矣。羣執包好之醫。欲加以無禮。余曉之曰。此病本不治。非藥誤也。但不知生死。爲無目耳。乃釋之。蓋流注之症。其類不同。大段皆津液枯。而痰流膜內之症。當內外交治。

而祛邪補虛。亦另有切病方藥。蠻補無益也。

嘉善張卓舟。未弱冠。患流注五年。自脅及腰腿。連生七八孔。寒熱不食。僅存人形。歷年共服人參二三千金。萬無生理。父母先亡。只有慈母。其伯悉收其田產文契。專待其斃而取之。其從兄汪千。造余家哀懇。余頗憐之。破格往視。半身幾成枯骨。此乃虛痰流注。醫者不能治其經絡之痰。徒費重貲。而無一中病者。則藥之誤。而非病之真無治也。余用大活絡丹爲主。而外敷拔管生肌之藥。醫者聞之大笑。曰。活絡丹辛暴之藥。豈可入口。蓋彼惟知俗本所載烏頭蚯蚓之活絡丹。而不知古方五十餘味之大活絡丹也。蓋流注之痰。全在於絡。故非活絡丹不效。以後膿稀肉長。管退筋舒。漸能起立。不二年而肌肉豐肥。強健反逾於常。烏呼。不知對病施藥。徒事蠻補。舉世盡然。枉死者不知其幾也。

雄按。大活絡丹。治虛痰流注。深爲合法。而外科不知也。若實痰則控涎丹最妙。

腸癰

長興朱季舫少子。嘯虎官。性極聰敏。年九歲。腹痛脚縮。抱膝而臥。背脊突出一節。晝夜哀號。徧延內外科診視。或云損症。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突出之骨。以出膿血。其西席茅豈宿。力薦余治。往登其堂。名醫滿座。豈宿偕余診視。余曰。此縮脚腸癰也。幸未成膿。四日可消。聞者大笑。時季舫爲灤州牧。其夫人孔氏。名族之女。獨信余言。余先飲以養血通氣之方。并護心丸。痛遂大減。諸醫謂偶中耳。明日進消瘀逐毒丸散。謂曰。服此又當微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譁然曰。果應我輩之言也。明早又進和營順氣之劑。痛止八九。而脚伸脊平。果四日而能步。諸醫以次辭去。中有俞姓者。儒士也。虛心問故。余謂雜藥亂投。氣血傷矣。先和其氣血。自得稍安。繼則攻其所聚之邪。安能無痛。既乃滋養而通利之。則藏府俱安矣。

南濠徐氏女。經停數月。寒熱減食。肌肉消燦。小腹之右。下達環跳。隱痛

微腫。醫者或作怯弱。或作痺血。俱云不治。余診其脈。洪數而滑。寒熱無次。謂其父曰。此瘀血爲癰。已成膿矣。必自破。破後必有變症。宜急治。與以外科托毒方并丸散。卽返山中。越二日。天未明。叩門甚急。啓視則徐之戚也。云膿已大潰。而人將脫矣。卽登其舟往視。膿出升餘。脈微膚冷。陽隨陰脫。余不及處力。急以參附二味。煎湯灌之。氣漸續。而身漸溫。然後以補血養氣之品。兼托膿長肉之藥。內外兼治。兩月而漏口方滿。精神漸復。月事以時大。凡瘀血久留。必致成癰。產後留瘀。及室女停經。外症極多。而醫者俱不能知。至膿成之後。方覓外科施治。而外科又不得其法。以致枉死者。比比然也。

腿癰

橫澤錢某之女。素有痞塊。從腹入少腹。又從少腹入環跳之下。大腿外賺。變成大癰。膿水淋漓成管。管中有飯粒流出。真不可解。日漸狼狽。諸醫束手。其父泣而告余曰。寒儉之家。服人參已費百金。而毫無效驗。唯有立而視

其死耳。余曰。人參不可長繼。祛膿填漏。外科自有正方也。乃爲合治漏之藥。內服外敷。所服末藥。亦有從瘡口流出者。繼乃漸少。胃氣亦開。肌肉內生。數月之後。痂結筋舒。前此從未生育。期年懷孕生子。凡治病各有對證方藥。非可以泛治之方。圖僥倖也。

臂疽

長興周某之子。臂生疽。經年膿水不乾。變爲多骨。所食米粒。間有從疽中出者。奄奄待斃。余爲內托外敷。所服末藥。亦從瘡口出。繼而膿漸減少。所出碎骨。皆膿結成。出盡之後。肌肉日長。口收痂結而愈。

項疽

郡中朱姓。患項疽。大痛徹心。時時出血。延醫施治。漫腫滋甚。神思昏迷。束手待斃。延余視。急用圍藥裹住根盤。敷以止血散。飲以護心丸。痛緩血止。神安得寢。明日前醫來告以故。醫謂同一金黃散。我用無效。彼用神驗。此命

運不同。非藥異也。彼蓋不知圍藥。每病各殊耳。瘡口已定。乃大托其膿。兼以消痰開胃之品。飲食漸進。坐臥皆安。兩月而愈。凡治癰疽之法。在視其人之肥瘠瘦弱之軀。尤忌見血。瘡口若大。則肌肉難生。所以最重圍藥。甚方甚多。不可不廣求而預備也。

同學沈自求。喪子憂愁鬱結。疽發於項。調治無效。項三倍瘡口。環頸長尺餘。闊三寸。惟近咽喉處。二寸未連。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斷。血流不止。余辭不治。堅懇不已。先進護心丸二粒。令毒不內攻。又付止血散止其血。外用圍藥厚塗束其根。更以珠黃等藥。時時敷瘡口上。其膏藥長一尺三寸。再以黃芪四兩煎湯煎藥服之。勢定而飲食稍進。數日血止膿成。肌與腐肉方有界限。瘡口太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藥。并參末厚塗而封之。月餘口乃合。病家欲備人參觔許以待用。余曰。無庸也。諸痛痒瘡。皆屬於火。膿流肉腐。皆傷於陰。凡屬外症。總以清火養陰爲主。而加開胃健脾之藥。人參止用錢許。數

劑卽止。此從古一定之法。其用溫補。乃後世訛傳之術。無不陰受其害。余凡治大症。無不神效。時人多不之信也。蘇州章倚文夫人。體質本弱。平時飲食絕少。忽患項毒。平漫不腫。痛輒應心。醫者謂大虛之症。投以峻補。毒伏神昏。奄奄一息。延余視之。余曰。毒無補理。瘡口不高。則以圍藥束之。飲以清涼養血之品。達毒於外。兼服護心丸。痛定而瘡根漸收。余暫歸。轉託一醫代治。醫者強作解事。曰。圍藥不過金黃散之類。無益也。去之。用藥亦意爲改易。以炫已能。瘡遂散大。血出不止。痛復甚而神疲。余再至。大駭詢之。乃知其故。醫者乃不復生議論。於是仍用前法。膿成食進。而後得安。蓋外科病不治者絕少。皆由醫之不得其道。所以動手輒誤。病變日增。而藥無一驗。卽束手無策矣。

對口

白龍橋吳時臣。年七十餘矣。患對口。痛欲絕。余視其外無圍藥。瘡內反有插藥五條。乃三品一條槍。此古方蝕頑肉之惡藥。而近日醫者。誤以爲必

用之品。所以痛極昏迷。余悉拔去。糝以珠黃解毒散。其痛立除而神安。復用圍藥。裹住其根。使瘡頭高而膿易出。或謂七旬之人。精力已衰。宜用溫補。余曰。外症俱屬火。苟非現症虛寒。從無用熱藥之理。進清涼開胃之劑。胃氣開。則肌肉自生。調養月餘而愈。精神較勝前矣。

平湖徐掄齋。陰毒對口。頸項漫腫而色紫。有頭如痘者百餘。神煩志亂。醫者束手。就治於余。余曰。此乃陰毒。兼似有祟。其家爲述患病之後。鬼聲繞屋。鬼火不斷。余曰。且敷藥試之。色稍鮮。腫亦稍消。明晨視之。色轉淡紅。其如痘者俱出微膿而低矣。中聚一頭。亦不甚大。勢已消其十之三。神亦漸清。而思飲食。病雖屬陰。亦不可用熱藥。以增邪火。惟和血通氣。使營衛充盈。使血中一點真陽透出。則陰邪自退。若用熱補。則反助毒火。而生機益絕。故治外科之陰症。非若傷寒之陰症。爲外感之寒邪。可專用桂附以驅之也。今之號外科者。惟拾內科之緒論。以爲熱可禦寒。則貽害不小矣。

發背

洞庭吳姓。從徐州經紀返棹。背起粟粒。深紫色而痛應心。周圍肌肉皆不仁。知非輕症。未至家而就余治。余辭不能再三懇求。姑用圍藥束之。稍定。病者謂我尙未到家。當歸處分家事。求借一廛。如果不治。死無餘憾。歸二日而復來。其瘡不甚大。頂微高而堅黑。當用刀挑破。方可上藥。以洋刀點之。洋刀堅利非凡。竟不能入。用力挑之。刀頭折。乃用金鍼四面刺之。以洩毒氣。內托外敷。其方屢變。然後膿從四旁出。頑蓋自落。約深半寸。脊骨隱露。其尖亦腐上。急以生肌散填補之。內服峻補之劑。兩月而肉滿皮完。此九死一生之症。不早爲外束內托。則焦骨攻藏。無生理矣。

周莊陸姓。疽發背。周徑尺餘。一背盡腫。頭以百計。毒氣內攻。沉悶昏迷。醫者以平塌無頭。用桂附托之。余曰。此瘡止宜收小。若欲加高。則根盤如此之大。而更加高。則背駢栲栳矣。此乃火毒。用熱藥必死。乃以束根提毒之藥。

敷之。一夕而瘡頭俱平。皮膚亦潤。止有大頭如杯。高起於大椎骨之下。大三寸許。尙不思飲食。惟求食西瓜。醫赫以人口卽死。余令縱其所食。一日之內。連喫大西瓜兩個。明日知饑。欲求肉飯食。肉四兩。飯半碗。明日更加。始終用托毒清火之劑。而膿成口斂。余囑曰。此疽初起盈背。背中脂膜皆空。非填補裏膜。必有他變。有庸醫獻媚曰。病已全愈。爲此說者。圖厚謝也。我力能保之。病家利其省費。從之。至來年二月。忽舊疤中一細眼流血不止。放血斗餘。兩日而卒。蓋其前一背盡腫。其中之脂膜俱化成膿。從大口出盡。庸醫安知治法。貪利誤人。富貴之家。往往最信此等人。可不省察耶。

對心發

郡中唐廷發。偶過余寓。時方暑。謂背上昨晚起一小瘡。搔之甚痒。先生肯一看否。余視之。駭曰。此對心發也。由不甚信。曰。姑與我藥。余曰。君未信余言。一服藥而毒大發。反疑我誤君矣。含笑而去。明日已大如酒杯而痛甚。乃

求醫治。余曰。此非明夕換方不可。我不能久留郡寓。奈何。因就醫余家。旦暮易法。其中變遷不一。卒至收口。其收口前十日。忽頭痛身熱神昏譫語。瘡口黑陷。六脈參差。余適出門。兩日歸而大駭。疑爲瘡證變重。幾無可藥。細詢其僕。乃食涼當風而臥。瘡口對風。膏藥又落。風貫瘡中。卽所謂破傷風也。乃從外感治法。隨用風藥。得汗而解。身涼神清。瘡口復起。仍前治法而痊。若不審其故。又不明破傷風治法。則必無效。惟有相視莫解而已。

肺癰

蘇州錢君復庵。咳血不止。諸醫以血證治之。病益劇。余往診。見其吐血滿地。細審之中。似有膿而腥臭者。余曰。此肺癰也。膿已成矣。金匱云。膿成則死。然有生者。余遂多方治之。君亦始終相信。一月而愈。蓋余平日因此證甚多。集唐人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涼之藥。以清其火。滋潤之藥。以養其血。滑降之藥。以祛其痰。芳香之藥。以通其氣。更以珠黃之藥解其毒。金石之藥填

其空兼數法而行之。屢試必效。今治錢君。亦兼此數法而痊。強健逾舊。幾二十年。至乾隆三十年。家業日隆。因遷居大造。途中相值。邀余視其新居。坐談良久。辭出。見其右額有豆大黑點。問之。錢對曰。昨此處生一瘰。頗痒。無他苦也。余諦審之曰。此毒發於內。治之失宜。可以傷命。非輕疾也。錢笑而腹非之。余曰。本當爲君竭力。但君未信。若一用藥。而毒大發。則反以爲病由藥作。故不敢。但多年相好。不可不盡言。如五六日病勢增重。當來相聞。勿爲人誤。越五日。遣人邀余山中。往則見其額腫目閉。哀號竟夕。方悔信余之不早。細視皮中有物。乃三品一條槍也。拔去五條。嗟乎。此乃腐爛死肌之惡藥。好肉用上。其痛應心。况額上皮內卽骨。橫插皮中。所以痛極。余旣不能久留。又壞證難治。力辭歸山。易以他醫。面目俱腐而卒。嗟乎。前何相信之深。後何不信之至。豈非命乎。

乳癰

東洞庭劉某夫人患乳癰。醫者既不能消散。成功之後。又用刀向乳頭上寸餘出毒。瘡口向上。膿反下注。乳囊皆腐。寒熱不食。將成乳勞。內外二科。聚議無定。羣以爲不治矣。延余診之。曰。此非惡證。治不如法耳。尙可愈也。但須百日耳。其家戚族。皆少年喜事。聞余言。欲塞羣醫之口。向病家曰。我輩公懇先生留山中百日。必求收功而後已。如欲歸家。備快舟以迎送。余初不允。繼勉承之。多方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見功。蓋病者柔弱畏痛。旣不敢於乳下別出一頭。而膿水從上注下。頗難出盡。故有傳囊之患。忽生一法。用藥袋一個。放乳頭之下。用帛束縛之。使膿不能下注。外以熱茶壺熨之。使藥氣乘熱入內。又服生肌托膿之丸散。於是膿從上泛。厚而且多。七日而膿盡生肌。果百日而全愈。後以此法治他症。無不神效。可知醫之爲術。全賴心思轉變。刻舟求劍。終無一驗也。

下疳

濮院沈維德患下疳。前陰連根爛盡。溺從骨縫中出。瀝灌腎囊中。哀號痛楚。肛門亦復爛。深半寸。載至余家。止求得生爲幸。余亦從未見此病。姑勉爲治之。內服不過解毒養血之劑。而敷藥則每用必痛。屢易其方。至不痛而後已。兩月後。結痂能行。惟陰莖僅留根耳。余偶閱祕本。有再長靈根一方。內用胎狗一個。適余家狗生三子。取其一。泥裹煨燥。合藥付之。逾二年。忽生一子。舉族大譁。謂人道已無。焉能生子。蓋維德頗有家貲。應繼者懷覬覦之心也。其岳徐君密詢之。沈曰。我服藥後。陽道已長。生子何疑。徐君乃集其族人共驗之。陽道果全。但累生如有節。而無總皮。再期又生一子。衆始寂然。遠近傳之以爲奇事。今猶有述之。以爲異聞者。

附再長靈根方五十日復生效

煨乳石 三錢 五分 琥珀 七分 硃砂 六分 人參 一錢 真珠 七分 牛黃 四分 真水粉 五分 胎狗 一個 雄黃 六分

用靈仙首烏大力子蔓草汁煮一晝夜。炒如銀色。右爲末。每服三釐。日進四服。臥又服。俱以土茯苓

半觔陰陽水十二碗煎五碗連送五服七日驗

雄案。煮一晝夜而炒如銀色之藥品。卽上文煨乳石等九味也。詳玩文義。似宜移右字於用字之上方。順第胎狗煨燥必黑。全狗分兩。又必數倍於諸藥。同煮同炒。不知何以能如銀色。是必選時不令黑也。

蘇州一小童。背上腫大如覆碗。俯不能仰。羣謂駝疾也。或戲余曰。君能治奇疾。若愈此。則我輩服矣。其父母以余爲果能治也。亦力求焉。余實不知其中何物。姑以腐藥塗上。數日皮開肉爛。視其肉如蚯蚓者。盤結數條。細審之。乃背上之筋所聚也。余頗悔輕舉。急以舒筋收口丸散。外敷內服。筋漸散。創漸平。膚完而身直矣。此筋瘤之一種也。國傳以余爲能治駝疾。從此求治駝者雲集。余俱謝不能。此乃幸而偶中。古人並無此治法。癸未入都。尙有人詢及者。余謝無此事而已。存此以識異。

雄按。泗溪神於外科。讀其所評外科正宗等書。已見一斑。是編列案僅十餘條。然各大證治法略備。洵瘳疽家赤文綠字之書也。可不奉爲圭臬哉。